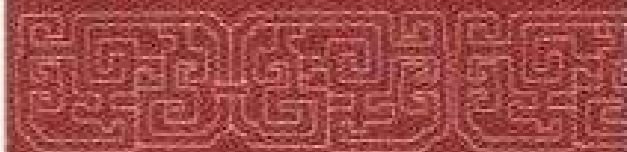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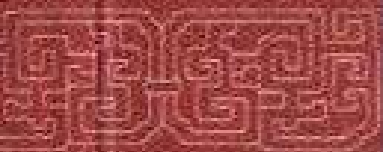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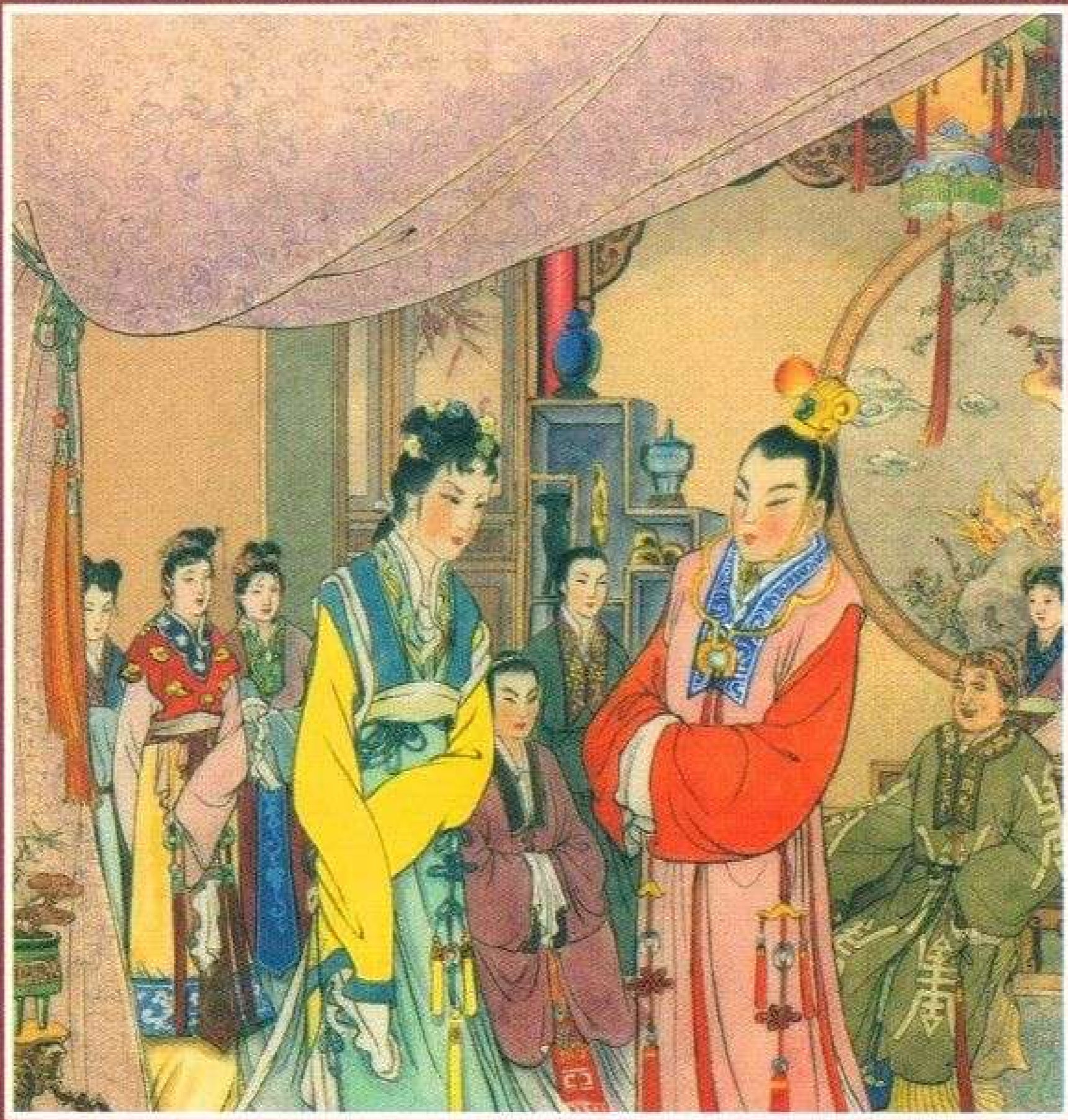


寶玉初會黛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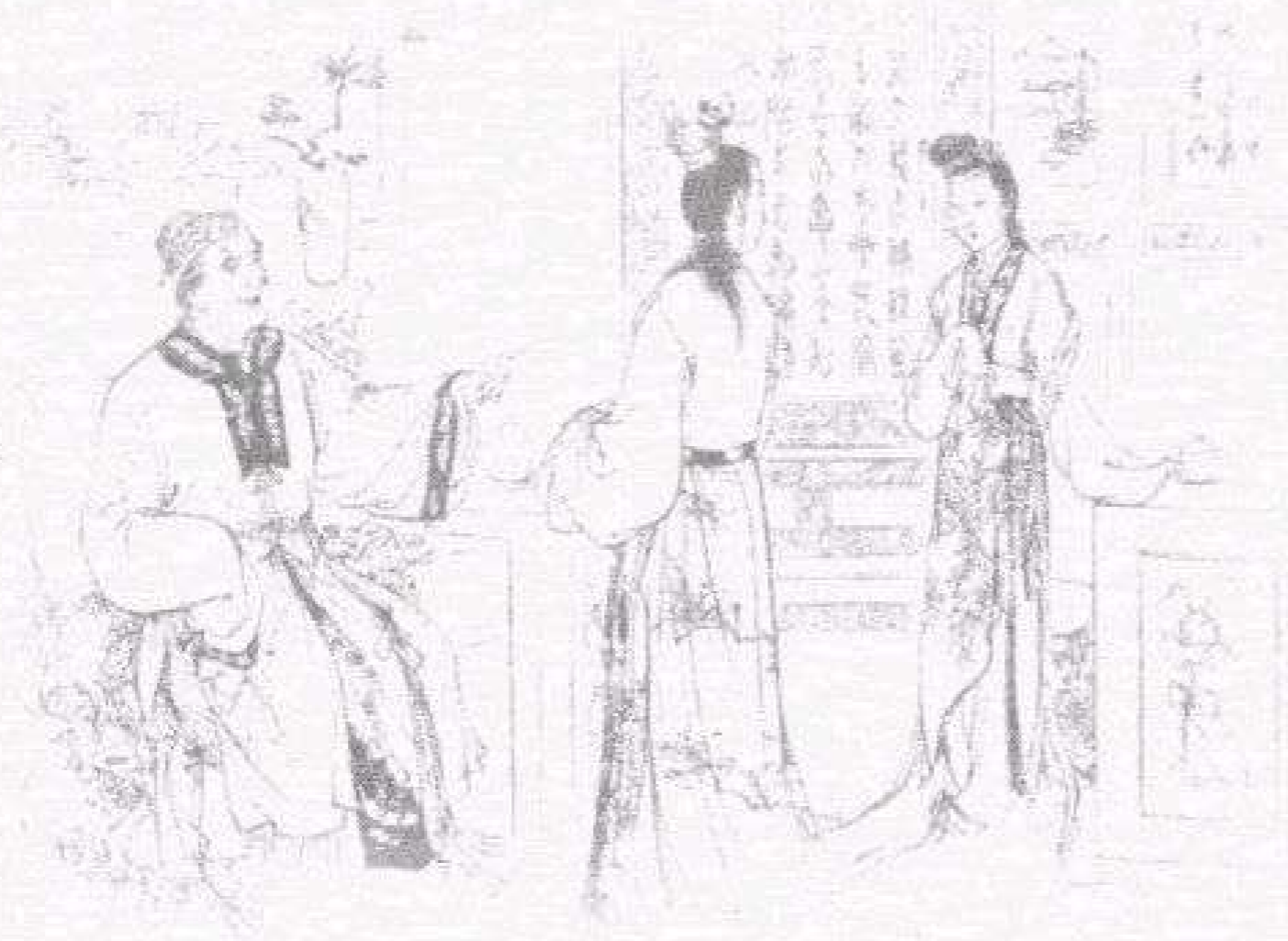
红楼梦之一

寶玉初會黛玉

原著：曹雪芹

改编：三民图书公司编辑室

绘画：张令涛 胡若佛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苏州世家林如海，娶妻贾敏，是荣国府贾太夫人的女儿，夫妻俩膝下只有一个女儿，乳名黛玉。

黛玉的母亲不幸早亡。贾母因念黛玉孤苦无依，派人接她来家居住。表兄贾宝玉，长黛玉一岁，自从黛玉来后，两人意趣相投，同游同息，亲密无间。

黛玉父亲在扬州任上身患重病，思女心切，打发人来接黛玉回去，宝玉虽不愿与黛玉分离，但因父女情深，无法阻拦。黛玉到扬州时，父已亡故，只好仍回荣府，依外祖母家长住下去。

苏州世家林如海，新任巡盐御史之职，带着家眷仆从，到扬州去上任。



林如海年近五十。夫人贾敏，是荣国府贾赦、贾政的胞妹。夫妇俩膝下只有一女，乳名黛玉。



夫妇两个因黛玉聪明俊秀，异常疼爱，请了被革职的贾雨村教黛玉读书识字。



黛玉年纪虽小，身体又弱，但是绝顶聪明，贾雨村教起来十分省力。



谁知不到两年，贾夫人得了一病，终于不治身亡。黛玉身体本来瘦弱，常患咳嗽，现因母丧过于哀痛，旧病复发，便打算停学了。



贾雨村原是个热衷名利的人，见林如海的几门亲戚都是当朝权贵，便央求林如海，请他写几封荐书，到京里活动复官。



林如海对贾雨村说：『先生的事，理应效力。自从内人去世，岳家因小女无人照看，打发船只来接，先生正好同路进京。』



黛玉原不忍离亲远去，无奈外祖母几次三番来接，林如海又劝说多时，这才洒泪拜别了父亲，带着奶娘与丫头上船。那贾雨村另坐一只船，随后护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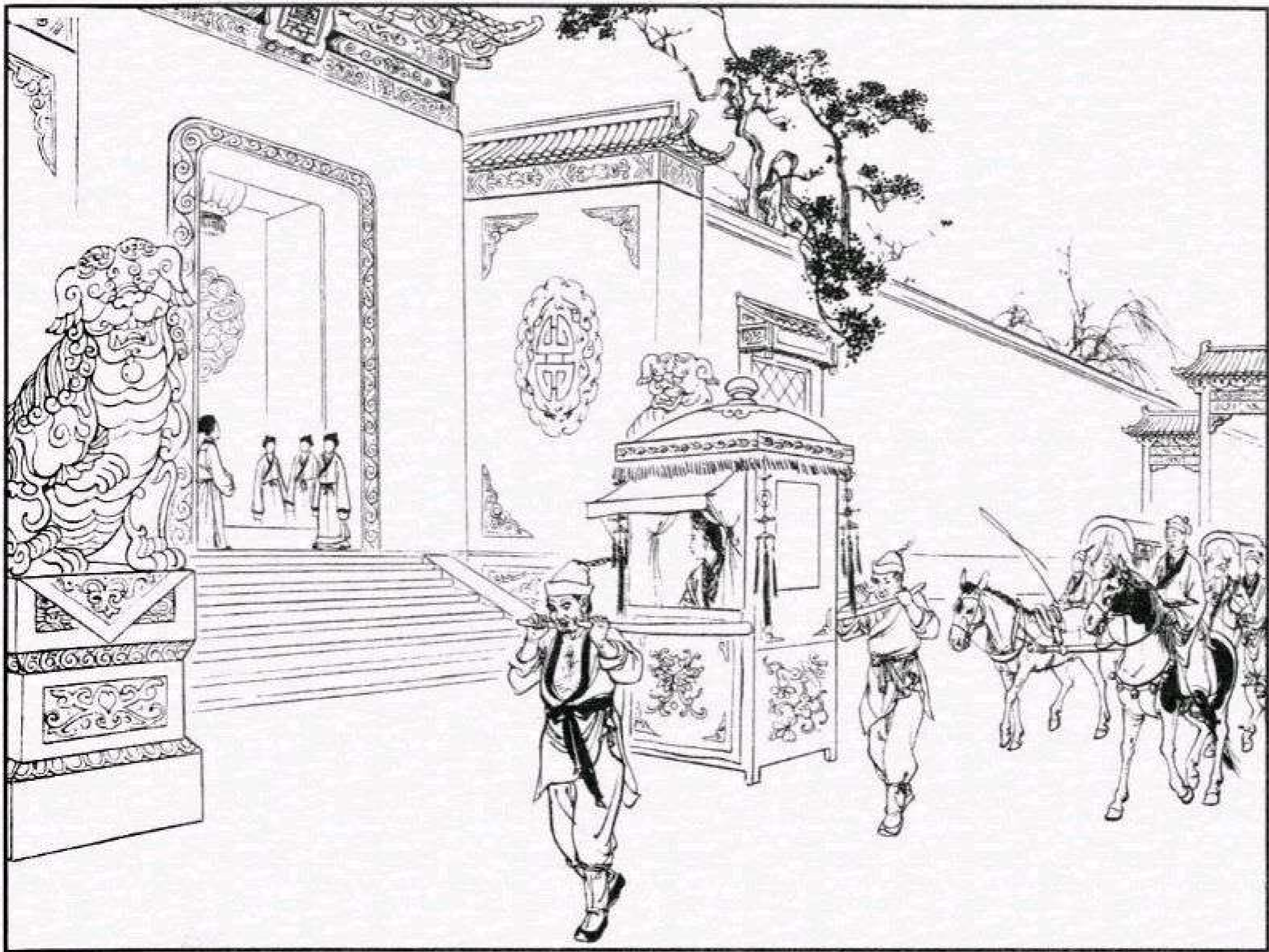
一路晓行夜泊，不多几天，已到京城。早有贾府派来的车轿在岸边等候。



黛玉上轿进城，心里在想：母亲生前常说，外祖母家规矩谨严，礼法极重。如今来了，倒要步步当心，时时留意，不要被人见笑才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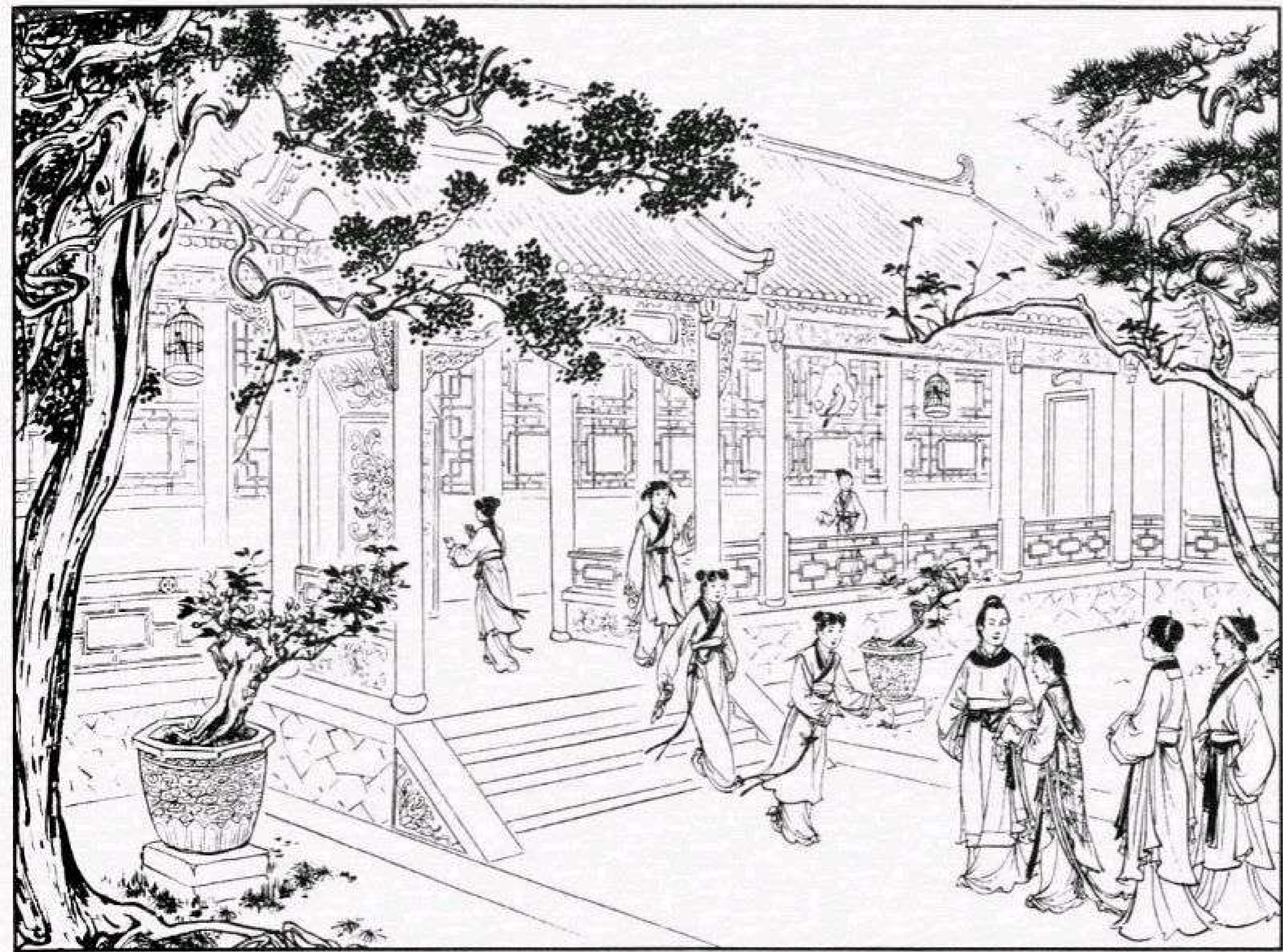
不多时，轿子行到一处，只见街北黑压压一排房屋，蹲着两头石狮子，三间朱漆门，门上一匾，大书『敕造宁国府』。黛玉想：这是外祖母家的长房了。



又往西不远，照样也是三间大门，方是『荣国府』。轿子由西角门进去，转转弯弯，到一座墙门前落下，早有众婆子上前，侍候黛玉下了轿。



黛玉扶着婆子的手前行，到一所正房，但见廊下养着各色鹦鹉、画眉，台阶上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。她们一见黛玉，都笑着迎上来说：『林姑娘来了！』



黛玉进了房，见一位鬓发如银的老婆婆被人搀扶着迎上来，知是外祖母了。黛玉正要下拜，早被外祖母搂在怀中，『心肝肉儿』地叫着哭起来。



黛玉也哭个不休，当下众人齐来劝解，黛玉才拜了外祖母。贾母逐一向她介绍身边的人：这是大舅母，这是二舅母，这是大嫂子，这是大嫂子。黛玉一一拜见了。



这时，贾母的孙女迎春、探春、惜春都迎上来，与黛玉相见，然后大家归座叙谈。黛玉便说些她母亲如何得病，如何医治无效……



贾母又伤感起来，因说：『我这些儿女，所疼的只有你的母亲，如今先我而去，怎不伤心！』说着，拉了黛玉的手又哭起来，家人忙相劝慰，方才止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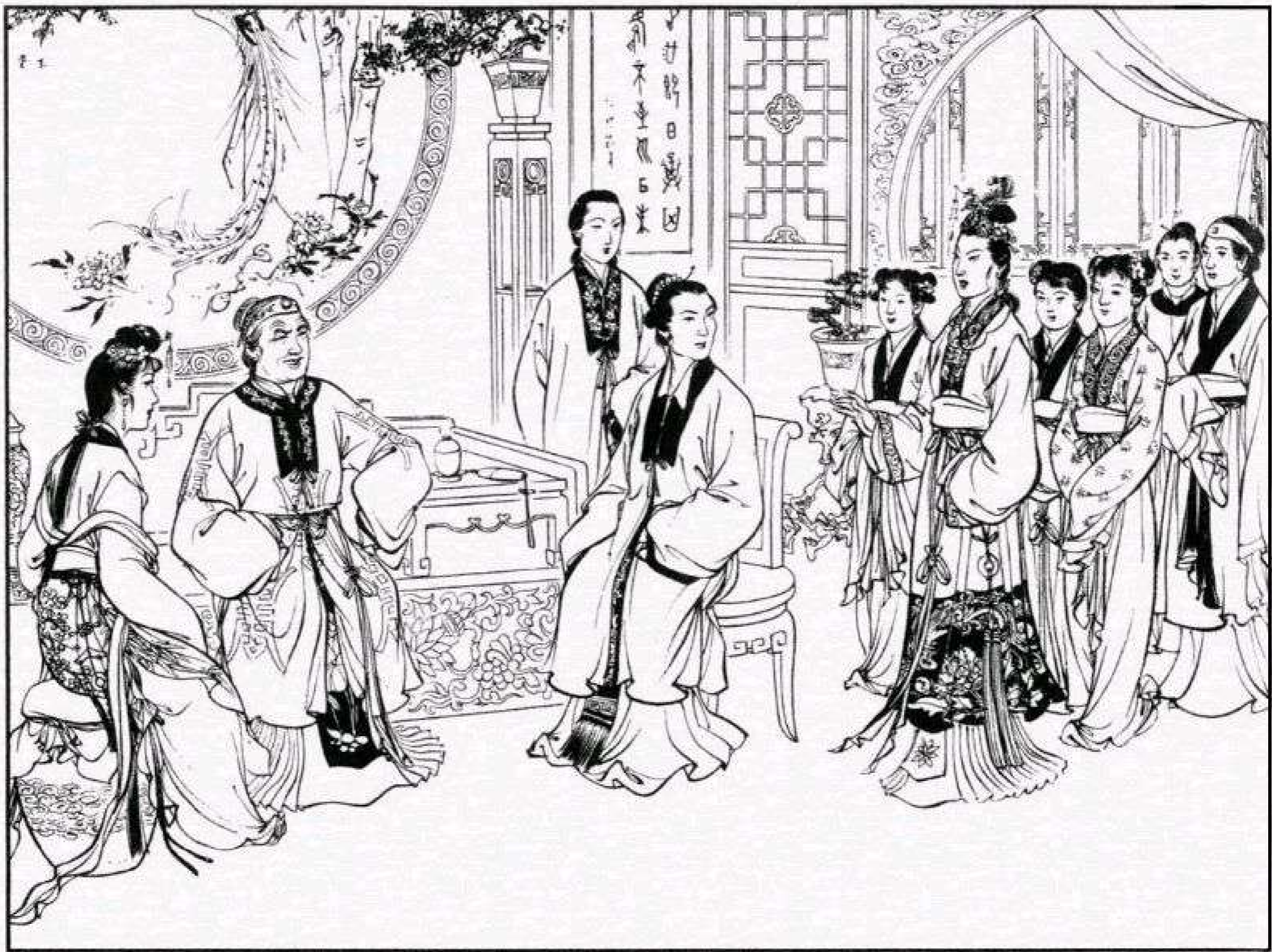
二舅母王夫人见黛玉举止言谈不俗，身体却是瘦弱，因问：『常服什么药？』黛玉道：『我自来如此，从会吃饭便吃药到如今了。近来长吃人参养荣丸。』



贾母道：『这倒好，我这里正配丸药呢，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。』正说着，只听见后院传来笑语声：『我来迟了，没有迎接远客！』



黛玉暗忖：『外祖母在这里，众人都屏息凝神，不敢高声，来的是谁？竟是这样放肆……』心里想着，早见一群婆子、丫头拥着一位丽人进来。



黛玉连忙站起。贾母笑道：「这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辣货，你只叫她「凤辣子」就是了。」黛玉正不知如何称呼，众姐妹忙告诉她：「这是琏二嫂子。」



黛玉才记起，听得母亲说过，大舅舅贾赦次子贾琏，娶的就是二舅母的内侄女王熙凤，人称凤姐。便忙陪笑见礼，叫了声『二嫂』。



凤姐拉着黛玉细细打量一会，笑道：『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，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。只可怜我这妹妹命苦，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昵！』



凤姐一面说，一面拭泪。贾母道：『瞧你，我才不哭了，你又来招我。』凤姐忙破涕为笑道：『正是呢，我见了妹妹，竟忘了老祖宗了。该打该打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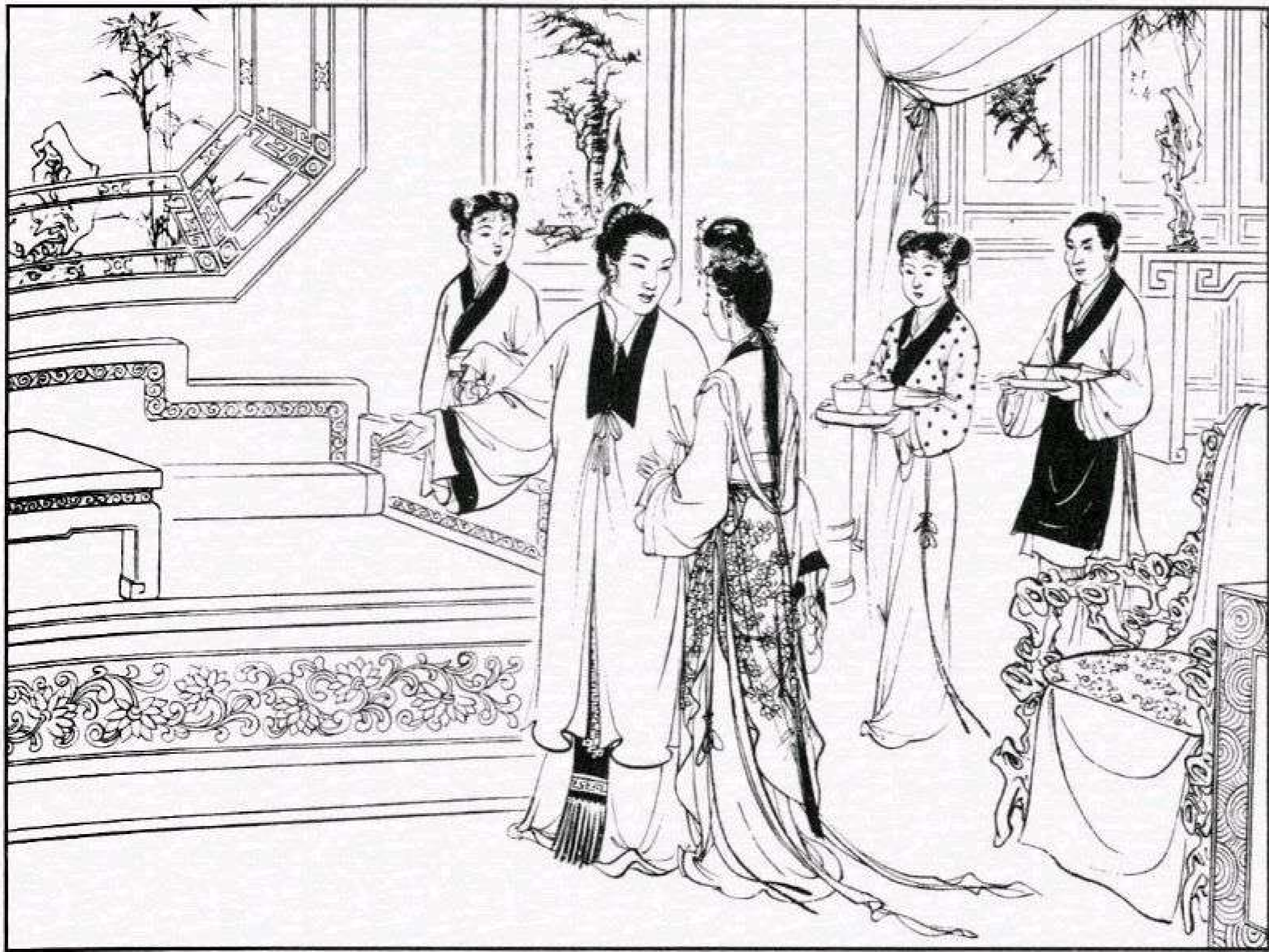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说了一会闲话，贾母命两个嬷嬷带黛玉去见两位舅舅。贾赦之妻邢夫人起身笑道：『还是我带外甥女去罢。』贾母道：『也好，你们就过去吧。』



那夫人带着黛玉到自己院中，去请贾赦。贾赦叫人来说：『见了姑娘，彼此伤心，暂且不忍相见。劝姑娘不必想家，跟着老太太和舅母，是和家里一样的。』



黛玉便向邢夫人告辞，去看二舅舅贾政。王夫人已经回来，再三让黛玉上炕。黛玉便挨着王夫人坐下。王夫人道：『你舅舅今天出去了，改日再见吧。』



王夫人接着说道：「有一句话嘱咐你，我有一个孽根祸胎，是家里的「混世魔王」，此刻因往庙里还愿去，还没有回来。你以后总不用理会他。」



黛玉常听母亲提起，这位表兄长她一岁，小名宝玉，不喜读书，外祖母最是疼爱，无人敢管他。今见王夫人说起，连忙站起来，答应着：「是，是。」



正说时，丫头来报：老太太那里传饭了。王夫人忙带了黛玉前去，一时饭毕，只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，丫头进来报道：『宝二爷回来了！』



黛玉心想：这个宝玉不知是何等模样？正想着，却看见一位眉清目秀、衣饰华丽的公子哥儿走了进来。



宝玉向贾母、王夫人等请了安。贾母笑道：『快去见见你妹妹吧。』宝玉转身，看见一位秀丽的姑娘，便料定是林姑妈的女儿，忙来见礼。



宝玉在黛玉身边坐下，细细打量一会，笑道：『这个妹妹，看着好面熟。』贾母笑道：『又胡说了，你何曾见过她？』宝玉因问：『妹妹可曾读书？』



黛玉答道：「只上了一年学，不过认得几个字罢了。」宝玉又道：「妹妹尊名？」黛玉便说了。宝玉笑道：「这位妹妹眉尖若蹙，取「颦颦」二字最妙。」



宝玉又问黛玉：『可有玉没有？』原来贾府有一块祖传古玉，是一件稀世奇珍，相传佩戴此玉可以去病延年。贾政特地把它传给宝玉，从小就佩戴在身上。



黛玉也曾听母亲说起过的，便答道：『我没有玉。你那块原是稀罕之物，岂能人人都有？』宝玉听了，顿时发起戆性来，从项间摘下那块玉，狠命摔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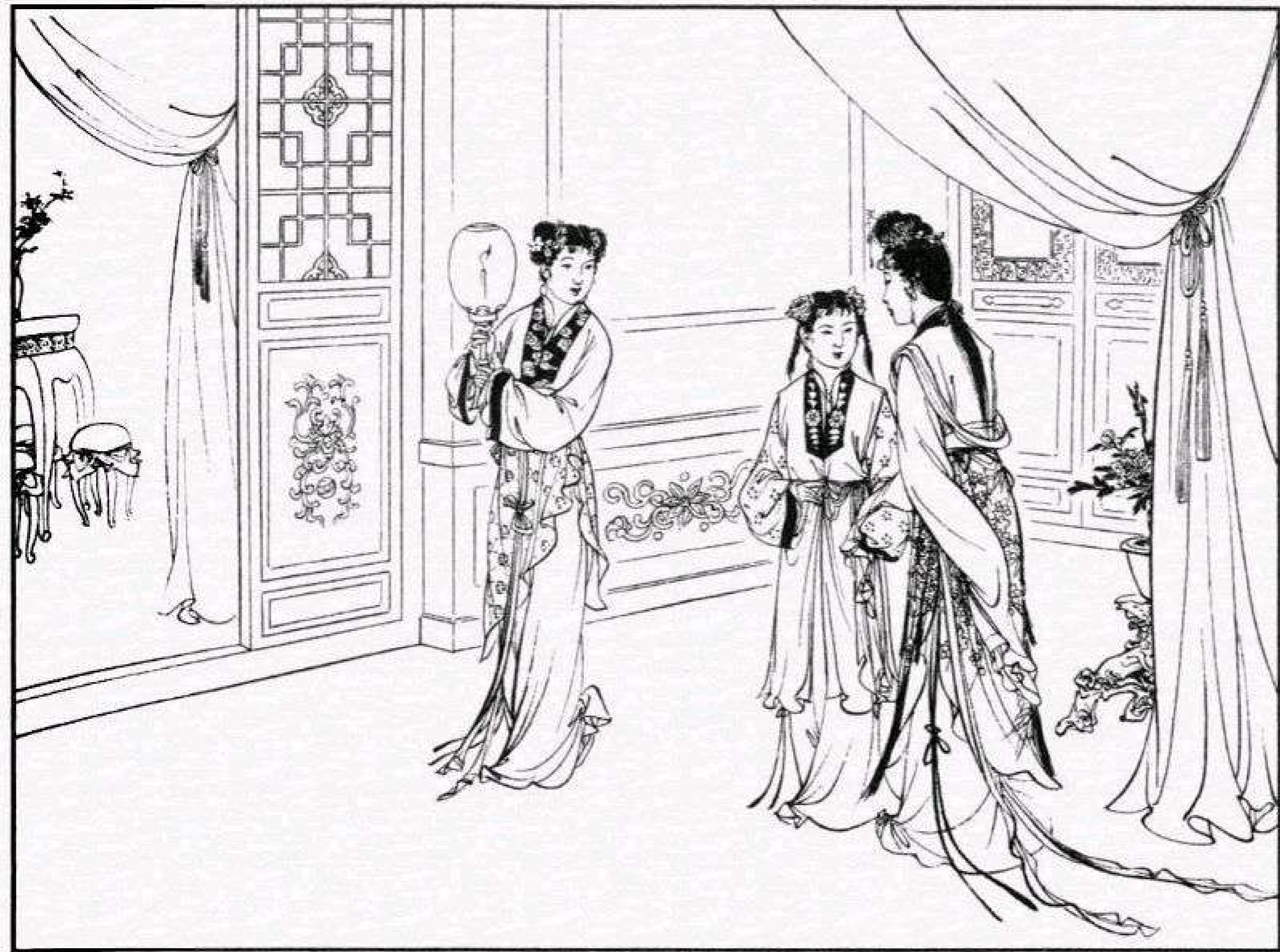
吓得众人急忙把玉拾起。贾母搂了宝玉说道：「孽障！你生气，要打要骂容易，何苦摔那命根子！」宝玉哭道：「人家没有，单我有，我不要这劳什子！」



贾母百般哄着宝玉，又怕他道：『你还不好好把它戴上，仔细你爷知道！』说着，便向丫头手中接过了。玉来，亲自替他戴上。宝玉虽满心委屈，也只得罢了。



当下安排黛玉住处。贾母的里房原有一式两间，一间宝玉住了，一间空着。贾母便说：『把林姑娘暂且安顿在空房里，到了春天，再给她另外收拾房屋。』



黛玉只带一个奶娘和一个小丫头，那丫头名唤雪雁。贾母惟恐这两人服侍不周到，因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丫头，名唤紫鹃的，派给了黛玉。



深夜，宝玉已经睡了。黛玉、紫鹃还不曾安歇，宝玉的大丫头袭人悄悄地进来，问：「姑娘怎么还不安歇？」黛玉忙陪笑道：「姐姐请坐。」袭人便在床沿上坐了。



紫鹃道：「林姑娘在这里伤心落泪呢。她说：『今天刚来，就惹宝哥哥发脾气，倘或摔坏了玉，岂不是我的过？』我好不容易才劝好了。」



袭人忙道：「姑娘快别这样，将来只怕比这更怪的脾气还有呢。若为了这点事，你就多心伤感，以后还伤感不尽呢。快别多心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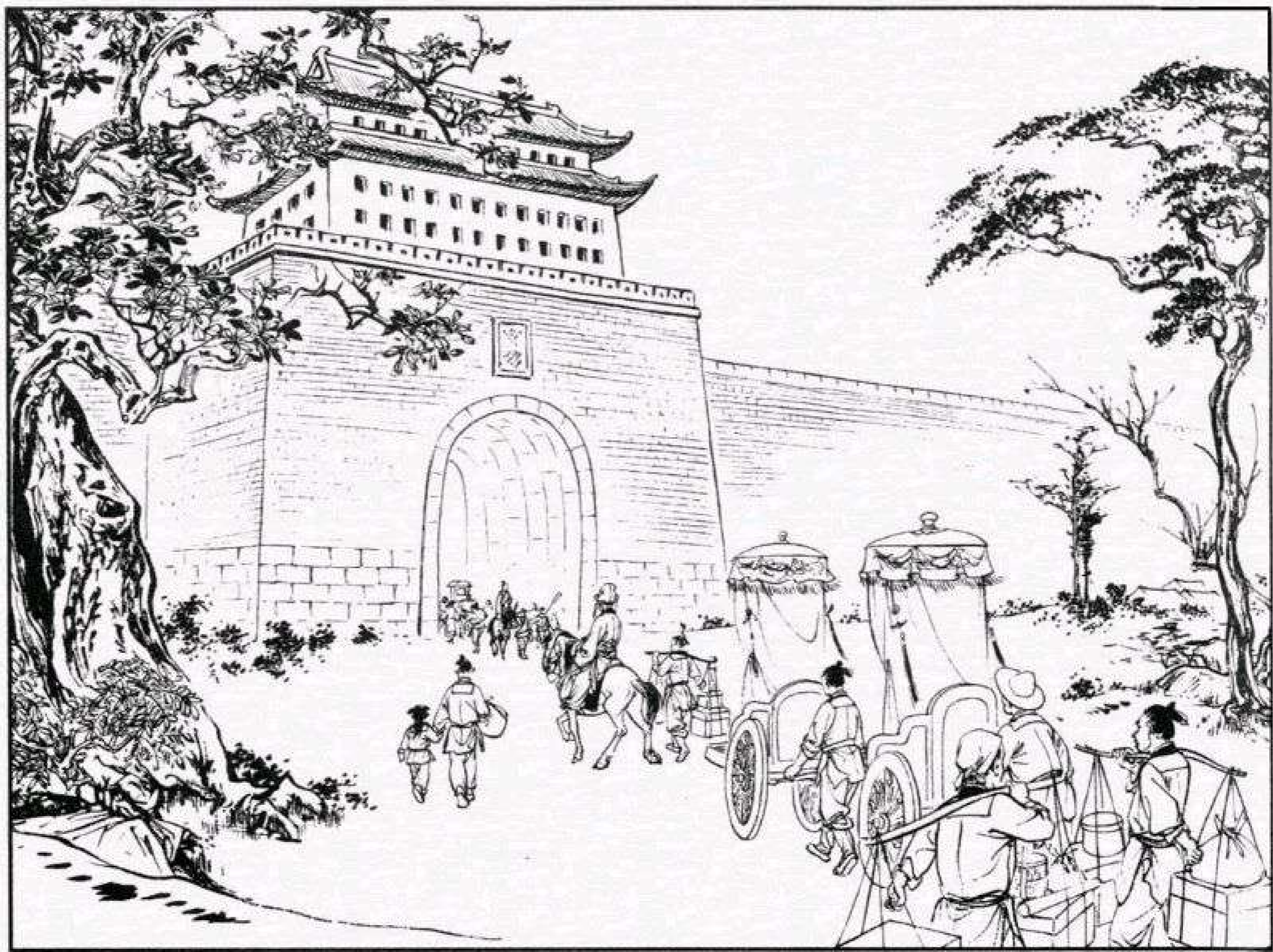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早起，黛玉见过贾母，便往王夫人处。王夫人正和凤姐说话，黛玉虽不知原委，却听出她们是在说薛姨妈不日合家来京，准备接待之事。



原来薛姨妈是王夫人的胞姐。薛家世代皇商，是金陵地方的首富。薛姨妈丈夫早死，除儿子薛蟠，还有一女，名唤宝钗。



近因朝廷选聘世家名门之女，进宫陪伴公主郡主。薛姨妈因宝钗自幼读书识字，举止稳重，意欲使她入选，所以合家进京，一则报名待聘，二则探望亲戚。



过了几天，薛姨妈果然带着宝钗、薛蟠来了。姐妹阔别多年，一朝相见，欢喜自不必说。



王夫人引着薛姨妈拜见贾母、贾政。贾政说：「姨太太不必另觅住所，我家东南角上梨香院，那十来间房白空着，就请姨太太住下，大家也好亲密些。」



薛姨妈正因薛蟠骄纵成性，怕他住在外边惹是生非，今见贾政、王夫人等情意殷勤，留他们住在贾府，正合心意。因此，薛姨妈一家便在荣国府梨香院住下了。



每天茶余饭后，薛姨妈便过来和贾母闲谈，或与王夫人相聚。宝钗却有黛玉、迎春姐妹等作伴，常在一处读书下棋、游园看花，倒也十分相安。



黛玉自从来外祖母家，一来贾母万般怜爱，二来她和宝玉住在贾母里房，两人同行同坐，同止同息，真是言和意顺，友爱非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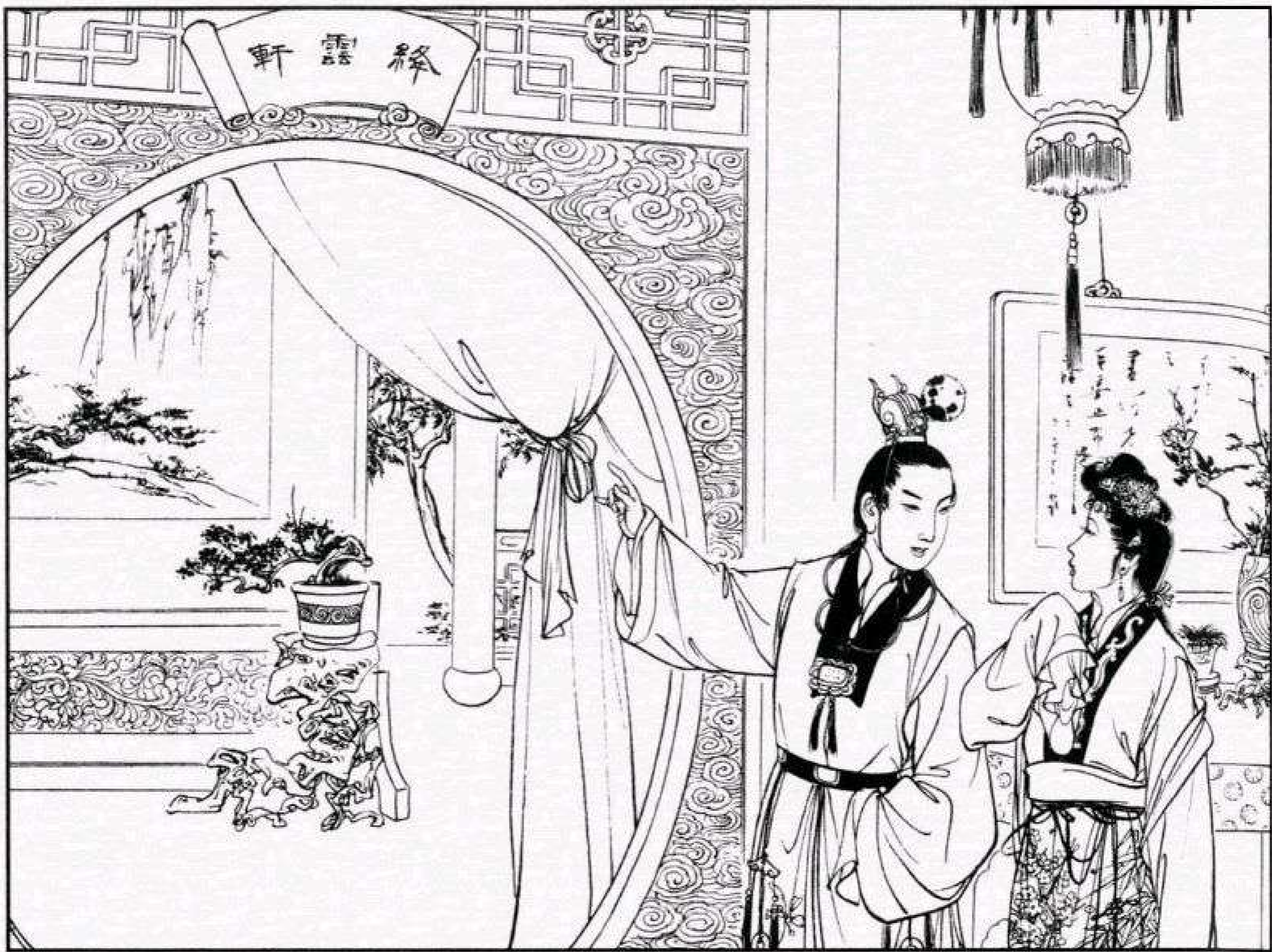
宝钗比黛玉大一岁，得空也过来玩。或吟诗，或下棋，又兼她说话随和，所以很得贾府上下的欢心。黛玉见了，感叹自己的身世，不免引起愁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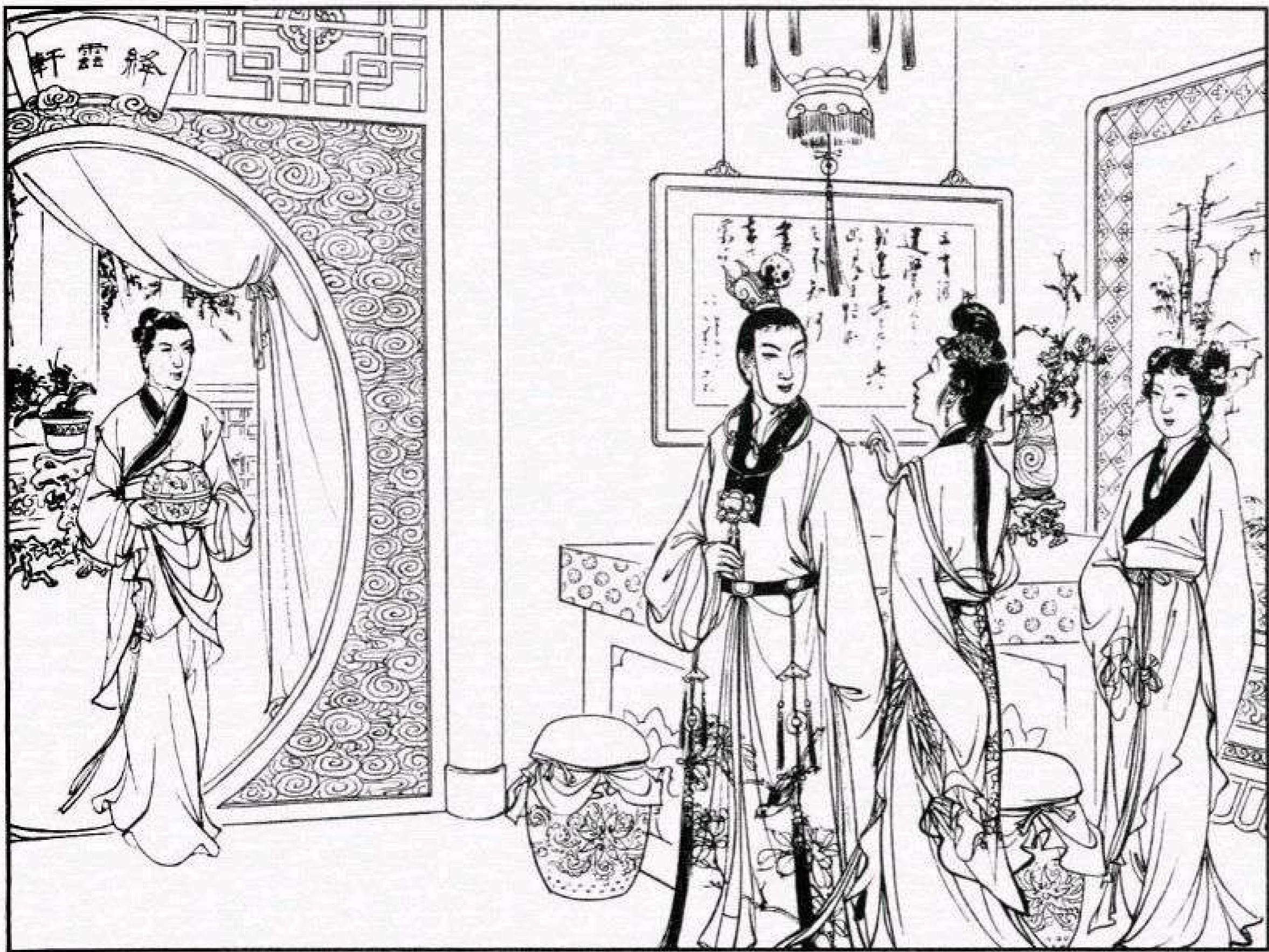
那宝玉倒是一片天真，对待黛玉、宝钗，并无亲疏远近。这天，黛玉又在房中伤感，经宝玉百般劝慰，才不再流泪。



宝玉恐黛玉独坐气闷，便拉她到自己房中，指着匾上几个大字问道：『好妹妹，你别撒谎，你看我早上写的这块匾，哪一个字写得最好？』



黛玉仰头看时，是『绛云轩』三字，开口说了一句：『个个都好，明天也给我写个匾。』宝玉又想方设法陪她说笑，直到黛玉转喜方罢。



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走进来，说道：『林姑娘，姨太太叫我送花儿来了。』宝玉听说，便伸手接过匣子，见里面装着两枝官制的纱花，虽是假的，却做得十分精巧。



宝玉看了一会，把花递给黛玉，一面又问：『周姐姐，你做什么到薛姨妈那边去？』周瑞家的答道：『太太在那边，我去了，姨太太顺便叫我带来的。』



宝玉道：『宝姐姐在家做什么呢？怎么这几天一直没有过来？』周瑞家的道：『你是说宝姑娘么？她身上不大好呢。』



宝玉听了，便对丫头说：『谁去瞧瞧？就说我和林姑娘打发来问姐姐是什么病，吃什么药。论理，我该亲自去的，就说我也着了凉，改日再去。』



隔了两三天，宁国府贾珍之妻尤氏打发人来请贾母、王夫人、凤姐等过去吃酒看戏，宝玉也去了。看了半天，宝玉送贾母回来歇午觉。



待贾母睡了，宝玉想起宝钗近日在家养病，正打算走角门过去探望，忽然想起这样走要经过父亲书房，倘若遇见了，少不得要查问自己的功课。



宝玉所怕的就只贾政，所以宁可绕远路；不想走了几步，迎面来了几个小厮，拦着向他请安。宝玉以为有什么事，忙含笑伸手叫他们起来。



内中一个小厮说道：『前天在外面看到二爷写的对联，都称赞得了不得，请二爷也赏我们一副吧。』宝玉笑道：『这不值什么，有空我给你们写就是了。』



宝玉到了梨香院，先进薛姨妈房中。薛姨妈一把拉住他，笑道：『我的儿，这么冷的天，难为你过来，快坐吧。』一面命丫头沏滚热的茶来。



宝玉道：『宝姐姐可大安了？』薛姨妈道：『好多
了。难为你前儿打发人来瞧她。她在里间，你去瞧，
她那边比这里暖和。』



宝玉进入里间，见宝钗坐着做针线，便问道：『姐姐可痊愈了？』宝钗连忙起身，含笑答道：『已经好了，多谢惦记。』说着，让他在炕沿上坐下。



宝钗见宝玉身上穿着大毛衣服，颈上挂着那块祖传的『宝玉』，因笑道：『一向听说你有块玉，但未细细赏鉴过，今天我倒要瞧瞧呢。』



宝玉听说，便从颈上摘下玉来，递给宝钗。宝钗将玉托在掌上，只见那玉大如雀卵，晶莹润滑，果然稀罕。正面有两行字：莫失莫忘，仙寿恒昌。



宝钗一面看，一面把上面的字句念了两遍，回头看见丫头莺儿站在那里呆着，便说道：「你怎么不去倒茶？」莺儿嘻嘻笑道：「我想起一件事来了。」



莺儿接着说道：『这两句，和姑娘金锁上的两句倒像是一对儿。』宝玉听了，忙笑道：『原来姐姐金锁上也有字，让我也赏鉴赏鉴。』



宝钗道：『你别听她的，没有什么字。』宝玉央求道：『好姐姐，你怎么瞧我的呢？』宝钗被他缠不过，因道：『原是一个和尚送我的，不过两句吉利话罢了。』



宝钗只得从袄里将那金锁拿出来。宝玉托着看时，那上面果然也是八个字：不离不弃，芳龄永继。宝玉念了两遍，又把自己玉上的句子念了两遍。



莺儿见宝玉疑神着，便对他说道：『二爷，这不是
一对儿么？』宝钗不等她说完，忙用别的话支开去。
正说着，忽听外间有人说：『林姑娘来了。』



黛玉进房，一见宝玉，便笑道：『哎哟！我来得不巧了！』宝玉急忙起身让座。宝钗道：『你方才怎么说？』黛玉道：『早知他来，我就不来了。』



宝钗道：『我不懂你的意思。』黛玉道：『什么意思？来呢，一齐来；不来，一个不来。今天他来，明天我来，不至太冷落，也不至太热闹，岂不好呢。』



宝玉因见黛玉身上有雪花，知道下雪了，便叫丫头去取了他的斗篷来。黛玉笑道：『是不是，我来了，他就要走了。』



宝玉道：『我何曾说要走？不过拿来预备着。』这时，宝玉的奶娘李嬷嬷来了，便道：『天下雪，就和姐姐妹妹多玩一会。我已经把你的笠子、斗篷带来了。』



这里薛姨妈已经摆下几样细巧茶食，留他们喝茶吃果子。宝玉因夸说早上在宁府吃的好鹅掌，薛姨妈连忙把自己糟的大鹅掌端出来给他尝。



宝玉笑道：「这个下酒最好。」薛姨妈便唤人取了酒来。李嬷嬷上来拦阻道：「姨太太，酒倒罢了。」宝玉央求道：「好嬷嬷，我只喝一盅。」说着，自己倒了就喝。



宝钗忙道：「宝兄弟，这可使不得，喝了冷酒，写字要打颤儿。」宝玉道：「真的？」宝钗道：「烫酒喝下去，发散才快，要是吃冷的，还要五脏去暖，岂不受害？」



宝玉听这话有理，忙放下酒盅。可巧这时雪雁送手炉来给黛玉，黛玉含笑问她：『是谁叫你送的？』



雪雁道：『紫鹃姐姐怕姑娘冷，叫我送来的。』黛玉笑道：『难为她费心，也亏了你。我平日和你说的，全当耳边风，怎么她说了你就依，比圣旨还快呢！』



宝玉知道黛玉在借此奚落他，只嘻嘻一笑了事。薛姨妈却说道：「你身子单薄，经不得冷，她们惦记着你倒不好？」



黛玉笑道：『姨妈不知道，幸亏是姨妈这里，倘或在别处，那不叫人恼么？难道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，要巴巴的打家里送了来？』



吃了一会，黛玉问宝玉道：『你走不走？』宝玉已有些醉意，斜着倦眼道：『你要走，我和你同走。』黛玉起身，说道：『我们来了半天，也该回去了。』



两人向薛姨妈告辞。小丫头捧过笠来。宝玉把头一低，叫她戴上。那丫头将斗笠往他头上一合。宝玉便说：『罢了，你不会，让我自己戴吧。』



黛玉道：『过来，我给你戴。』宝玉过去，黛玉用手轻轻拢住束发冠，将笠沿掖在抹额上，让那颗绒球露于笠外，端详一会，说道：『好了，披上斗篷吧。』



宝玉、黛玉一径回到贾母屋里，各自回房歇息。宝玉见袭人和衣睡着，笑道：『好啊，这样早就睡了。』袭人道：『这个你且别管，你知道么，老爷在叫你呢。』



宝玉听说贾政叫他，顿时像中了闷雷似的，垂头丧气。袭人忙又安慰道：「也不用急成这副样子啊，书塾后天开学了，老爷打发人来叫你好好温课呢。」



上学这天，宝玉起身时，袭人早把书本笔砚收拾好，坐在床沿上发闷。宝玉看了，问道：「你怎么又不喜欢了？难道怕我上学去，搁得你们寂寞了不成？」



袭人笑道：「这是哪里的话？念书是好事，不然就是没出息了。但只一件：你念书的时候要想着书，不念的时候要想着家，别尽和姐妹们胡闹才是。」



袭人说一句，宝玉答应一句。待穿戴齐整，袭人又催着他去见贾政。那贾政正和清客在书房里说闲话，宝玉请了安，回说：『我上学去了。』



贾政不由冷笑道：「你提「上学」两个字，连我也羞死了！依我的话，你竟玩你的去是正经。看仔细站腌臢了我这块地，靠腌臢了我这个门！」



清客见贾政训斥宝玉，忙解围道：「老世翁何必如此！想世兄一上学，两三年就可显亲扬名，断不似往年了。」宝玉见贾政无话，连忙退出。



宝玉想起未辞黛玉，又忙到黛玉那里，唠叨了半天，方抽身出去。黛玉忽又叫住问道：「你怎么不去辞你宝姐姐呢？」宝玉笑而不答，一径去了。



黛玉自从上学，由于贾政管教严厉，加以袭人又在旁早晚督促，少不得要行动拘谨一些。不过是白天上学，余下时间常和黛玉作伴。



谁知这年夏末秋初，林如海忽然身患重病。想到女儿远离膝下，越发牵挂，因此写了书信，打发人来，要接黛玉回去一聚。



贾母听说如海病重，未免忧急，只得忙忙地打点黛玉动身；又恐黛玉一路没人照应，定要贾琏送去，还叮嘱贾琏：『倘你姑丈的病好起来，仍旧带黛玉回来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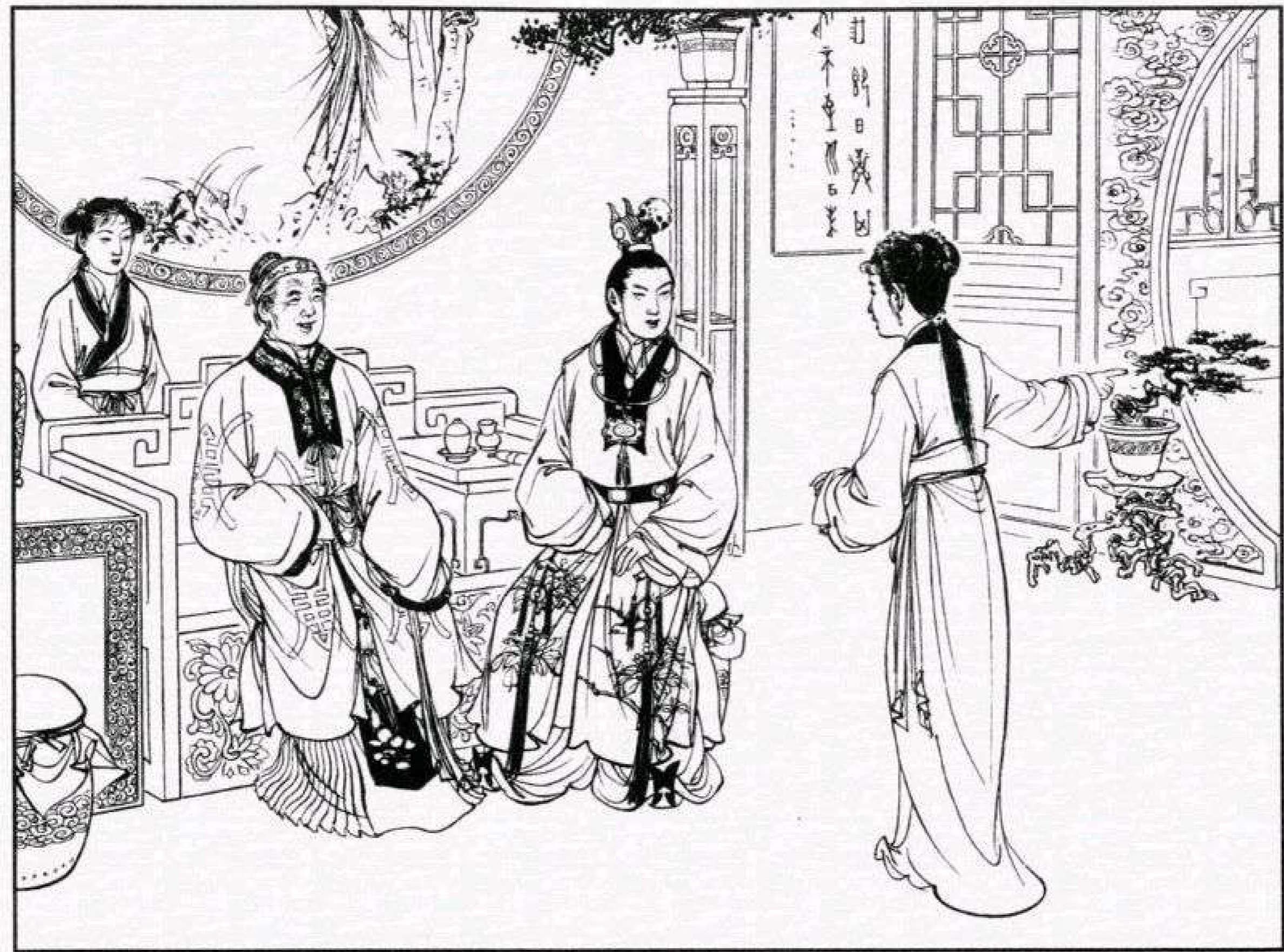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听到黛玉要回家，更觉不自在，怎奈父女之情，也不好拦阻。于是贾琏择了日期，带着黛玉，辞别众人，往扬州去了。



黛玉去后，宝玉落了单，也不和谁玩耍，傍晚下了学，看一会书，便索然睡了。有时宝钗来看他，还当他是发愤用功，一心只在书上，也就不便常常过来。



一天，宝玉正在贾母身边，屈指计算行程，此时黛玉进来说：「琏二爷从扬州打发人带信过来了。」



来人向贾母请了安，递上贾琏亲笔，并说道：『林姑爷已去世。二爷带了林姑娘送柩到苏州，大约要年底回来，嘱咐我先来报信。』



贾母闻说林如海病歿，不禁伤心落泪。宝玉也在一旁蹙眉长叹，说道：『想来这几天，林妹妹不知哭得怎样呢？』



宝玉想到黛玉小小年纪父母全无，竟成一个无依无靠之人，不由觉着忧伤。转念一想：『这样倒好，林妹妹从此可以在我家长住了。』才又喜欢起来。



宝玉初会黛玉

红楼梦之二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三民图书公司编辑室

绘画 张令涛 胡若佛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